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1月10日 星期五
第1131期

横断山人文

凝目海子山

张春文

种下新绿的伏笔。
而是在生命的轮回里，
它的离去，并非了无痕迹
化身雨水，润泽着大地的期许
当春风徐来，雪悄然隐去

我们写下希望，待春日来临。
在这洁白的诗笺上，
雪用纯净，勾勒出世界的轮廓
看那天地间，银装素裹，
带着未醒的憧憬，与风共舞。
它们飘向远方，
在掌心，化出思念的形状。
每一片雪，都是一个梦。

在寒冷中，诉说着温柔的絮语。
那是时光的脚步，
轻如回忆里的低吟。
听，雪落的声音，
宛如童话，掩去尘世的沧桑。
世界被白色静静覆盖，
洒落在岁月的街巷，
星星般纷扬的雪花，
新的希望，在雪下静静生长。
待明日晨曦，山河裹素装，
岁月如流，多少回忆被雪埋葬。
雪花轻触掌心，凉了指尖的滚烫，

雪落时光

诗苑

叶火皇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乡村秩序

原上的河

高亚平

“麦黄一响，蚕老一时。”正是六月麦黄时节，我来到了渭北原上。驱车行进在原上，放眼眺望，一片丰收景象。平坦如砥的田野上，满眼皆是黄绿色，黄的是已收割或者未收割的麦田，绿的是行道树，是一片片的果园。果园有苹果园、桃园、杏园、樱桃园、梨园、油桃园……这些果园和麦田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便拼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让人沉醉。而布谷鸟就在这图画中鸣唱，人就在这图画中劳作。天蓝，云淡，风轻，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和谐、宁静。更让我惊讶的是，原上一条条流动的河，再具体地说，就是人工的河，或大或小，成百上千，也在高原上静静地流淌，像高原的血管，滋润着原上的一切生命。那水是浑黄的，和我们身上的肤色一样，和渭北大地肤色一样，和大地上成熟的谷物色泽一样，和阳光的色彩一样，一直黄进人的心里。车在一片油桃园边停下，油桃已成熟，园中有村民在采摘油桃，而更多的村民在路边分拣油桃。他们把从园中采摘下来的油桃运送到路边，按大小、色泽分拣到不同的筐里，然后再装进定制好的纸箱里，装上车，这些油桃便会通过物流，分流到全国各地客户的手中。

“今年果子的成色不错呀！”见我们问，一位中年妇女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说：“水足肥饱，收成当然就好了！”她说着，还示意我们随便品尝筐中的油桃。我们不好意思吃。陪同我们的东雷抽黄工程管理处的同志说吃吧，不用客气的。于是，采风团的成员也就不再客气，人人皆在筐中拿上一两个油桃大嚼起来。我也拿了一个吃起来，果脆、汁多、味甜，果然不错。吃着还不过瘾，一些采风团成员，还钻进园中，从油桃树上，直接采摘起来。村民们也是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发疯，不以为意。看够了，吃够了，我们才和村民们告别，上车而去，继续在渭北高原上游走、观看。

在澄城县一处刚收割过麦子的地头，我们看见一位村民正在往麦田里放水泡地，便再次停下，和他攀谈起来。这是一位年纪大约在六十岁开外的村民，有一张紫铜色的脸，身板硬朗，精神头很好，一看就是一个老年在田间劳作的人。见我们问今年夏季麦子的收成，他的脸顿时笑成了一朵菊花，激动地说：“好着呢，全靠了这渠里的水。”见我们面上露出疑惑之色，他补充说：“过去干旱，这里的人全是靠天吃饭。老天爷高兴了，多落几场雨，风调雨顺，日子就滋润。如果老天爷闹脾气，不下雨，或者下雨少，原上的人就会饥荒。”此时，干渠里的水通过水口，正汩汩地向麦田里流着，水一入田，便漫漶开来，泛着白色的泡沫，似流入了金色的锦毯。麦茬田如饥渴的婴儿，大口大口地吮吸着甘甜的乳汁。我痴痴地看着，心里想着，再过十天半月，这片土地上，就会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玉米苗迎风而长，到了秋天，就会结出肥硕的玉米棒。那时，这里将又是另一番丰收的景象。

眼前的情景，让我不觉想起一桩旧事。四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和一位姓郭的同事去蒲城北邵罕井镇的一家水泥厂采访，期间，厂长请我们喝茶，我喝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茶水苦涩不说，还带着一股碱味。见状，厂长满脸歉意地说，渭北这地方，历来干旱缺水，水比油都金贵，老百姓日子苦焦，吃喝用的全是窖水。我起初不知道什么是窖水，厂长告诉我，就是把老百姓在自家院中挖一个地窖，再把院子地面修成一定坡度，光好，下雨时，院中的雨水就全部流进窖里，把雨水储存起来，人畜吃用的就是这种水。这种水就叫窖水。厂长最后说：“你听听我们镇子的名字——罕井镇，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多么的缺水了。”我听了厂长的话，为自己方才的表现，很是难为情。不过，这些都是多年前的旧事

了，自从有了东雷抽黄工程，渭北高原于旱缺水的状况就得到了彻底改变。东雷抽黄灌区位于渭北合阳县东雷村原下，因地而得名。工程于1975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11月各系统陆续灌溉受益，1988年通过竣工验收，设计面积102万亩，有效灌溉面积83.7万亩，惠及渭北高原的合阳、大荔、澄城、蒲城四县12镇41.7万人口。工程采用无坝引水、分区提水、分级灌溉的方式，渠首最大引水60立方米/秒，最多9级提水，累计最高扬程311米，共建各级抽水站28座，配套干、支渠97条629公里，斗、分、引渠4652条2044公里。工程投运44年来，创造效益25亿元。而经济效益更为突出，昔日靠天吃饭贫瘠不堪的渭北旱腰带，现已成为陕西省重要的粮、果、蔬、渔生产基地。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曾经13万秦东儿女住土窑、睡席棚、挥铁锹、舞钢镐、抡大锤，积年累月付出的结果，58位民工为此还献出了生命。

在东雷抽黄工程展览馆，当我读到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当我看到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时，我的眼睛有点潮湿，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想到了我多年前参观红旗渠时的情景，想到了先辈们的不易。红旗渠是一条云端上的河，而东雷抽黄工程呢，是一条条高原上的河，它们都是人间奇迹，将永远在大地上流淌，在人们的心里流淌。

就要离开东雷村了，站在原下，站在日夜奔流不息的黄河边，面对阳光下巍峨的抽水站，我一时心潮起伏。那个“担水十里坡，马尿煮馍馍。宁给一碗饭，不舍一口喝”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有了东雷抽黄工程的加持，有了这条条高原上的人工河，今天的渭北高原，早已是绿色常驻，春满人间。而未来此间百姓的日月呢，将会更加美好。

冬天的雪

也许是环境改变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吧，一个规避不开的事实是，近十多年来，西安这块地方，每年冬天，是愈来愈少下雪了。可去年冬天就不一样了，立冬刚过几天，长安大地上，就飘飘洒洒地落下一场大雪，让市民心花怒放，心怀大畅。

下雪了，可以到原野上去踏雪，可以到古刹里去寻梅，可以到公园里去赏雪，也可以一个人坐在家中，温一壶酒，或者沏一杯茶，慢慢地啜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品饮着茶或酒，在心中默诵着古人的诗词，会感到别有一番情趣。当然，也可忆旧，譬如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曾经经历过的落雪。

仔细回想起来，我经历过的落雪，何止数十次。但真正让我能记忆深刻的，还是在乡下经历的那些落雪天。

我的家乡在西安城南的樊川，距城区三十多公里，过去是京辅之地。这里风景秀丽，它南揖终南山，北依少陵原，西连神禾原，川内河网密布，土地肥沃，草木茂盛，鸟飞兽走，是一个宜稼宜居的好地方。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曾在此卜居，如杜甫、杜牧，即在此居住过多年，并留下很多诗篇。少小时，我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可以说，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熟悉，都热爱，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落雪。记忆里，故乡每逢下雪时，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平日清晰可见的终南山，也隐藏在一片云气里。天阴着阴着，便飘起了雪花，起初是一片两片，不久便成了风搅雪，成了漫天大雪。顿时，天地为之一白。下雪了，我和小伙伴们欢呼着，在风雪中疯跑，一任雪花飘落进我们的脖子，吹打在我们脸上。但这还不是让我们最兴奋的，最兴奋的是在雪后，我们可以领上狗，到田野中撵野兔。一天一夜的大雪，雪霁后，

原野上白茫茫一片，积雪足有半尺厚，踩在上面，如踩在海绵上，发出一种吱吱的响声。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射到雪地，雪光返照，雪地显得更白更亮了，刺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我们不管不顾，六七个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旷野。大雪天，落雪覆盖了原野，兔子夜间出来觅食，便会在雪地上留下一溜溜足迹。尽管兔子也进行伪装，在兔子窝附近反复地跑，雪地上，足迹如麻，纷乱不堪，但如仔细搜寻，还是能找到兔子的藏身地。如果实在找不到，兔子胆小，还可以点响炮仗吓唬。在“嘭——”“嘭——”的二踢脚声中，兔子终于绷不住，“嗖——”地跑出了窝，像一支离弦的箭，向前窜去，身下腾起一股白色的烟雾。说时迟，那时快，在孩子们的惊呼声中，身边的狗，已像一道闪电，向兔子窜出的方向跑去。不用急，雪厚，兔子腿短，跑起来拖泥带水，跑一阵子，便会力不从心，只有在雪地上踉踉跄跄，胡乱蹦跳的份儿了。果然，功夫不大，狗就撵上了兔子，而且一口把兔子叨住，掉头跑回来。我们从狗嘴里取下兔子，将其放进提前准备好的布口袋里，又继续向旷野深处走去。

落雪天值得一记的事情还很多，譬如到冻住了的河面上去溜冰；像闰土一样，在院子的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撒上稻谷，用筛子罩麻雀；堆雪人，打雪仗；正月天，在雪夜里玩灯笼……一年一年，我就这样过着，直到慢慢长大，进入西安城里。

在西安工作生活的这些年月里，我唯一能记住的落雪，大概要算是1995年的那场了。那时，为了照顾妻女，我把家安在纸坊村。纸坊村是一个城中村，在小北门外，距北城墙也就五百米的样子。每次回老家探望父母时，我都要和妻子领着女儿，从纸坊村出发，步行穿过陇海铁路，穿过环城北路、护城河，到达小北门。然后，顺着环城公园，边走边玩，到达北门，从北门内乘车回乡下。而途经环城公园的这段时光，则成了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尤其是女儿，尤为兴奋。那时，环城公园已整修完毕，公园内环境很好，花木扶疏，芳草满地，曲径通幽，游人稀少，在熙攘喧闹的城市里，实为一难得的清幽之地。我们在里面慢慢地走着，女儿则像一只欢快的小鹿，一不留神，就跑到旁边的草地或树丛中，我们在后面追赶，留下一路欢乐的笑声。这年的冬天，我们再次回乡下，待返城时，天空却落雪了，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满天飞舞的蝴蝶，功夫不大，便让大地披上了银装。见雪下得大，父母亲劝我们第二天走，但这怎么能行呢？明天我们都要上班。没办法，我和妻女只好冒雪返城。好在还顺利，下雪天乘车人少，坐长途车，倒公交车，一个多小时的样子，我们就到了北门。下车，沿环城公园往家走。没想到，进入环城公园后，平日冷清的公园里，却显得出奇的热闹，许多孩子在里面打雪仗，堆雪人，溜冰。见此情景，原来走得好好的女儿，闹着也要去溜冰。可她技术实在太差，一上去就连接几跤，惹得我们又好气又好笑。无奈，我和妻只好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牵着女儿向前滑，她则像一只秤砣似的，两脚着地，身体下沉，吊在我们臂间。女儿大呼小叫，显得异常开心。就这样，一路向前走着，滑着，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小北门。可女儿显然没有过够溜冰的瘾，她不愿回家。怕她感冒，我们只好答应明天下午下班后，再带她来玩，这样，才好歹把她哄回了家。次日，我们没有爽约，真的带女儿又去溜了一次冰，而这也几乎成了我对西安雪天的唯一记忆。

时光如流水，不觉间，女儿已长大工作，我也在渐渐老去。岁月则我对雪的有关记忆剪辑成一帧帧剪影，每当飘雪的日子，便来回在我的脑中回放，而时间愈久，情景便愈加清晰。

